

中華文藝界協會
桂林分會編

二十九人自選集

新 知 書 店 刊

集選自人九十二

人 筆 執

歐陽子倩	雲 彬	郭沫若	胡明樹	辛 勞	韓北屏	司馬文森	王魯彥	巴 金	胡 風
周鋼鳴	秦 似	田 漢	茅 盾	麥 青	紺 弩	孟 超	駱濱基	艾 蕪	李文釗
	宣 閑	柳亞子	夏 衍	伍 禾	洪 道	葛 琴	荃 麟	張天翼	胡 繩

印 刊 店 書 新

二十九人自選集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編輯者

中華文藝協會
桂林分會

出版者及

上海北四川路
新知書店
北仁智里六七六號

定價

(外埠酌加郵運費)
滬版一——一五〇〇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滬版

目次

論詩的諸問題·····	胡風(七)
詩的時代·····	李文釗(一九)
評馮友蘭著「新世訓」·····	胡繩(二五)
某夫婦·····	巴金(六九)
某城記事·····	艾蕪(九一)
新生·····	張天翼(一〇一)
千家村·····	王魯彥(一三七)
少年之一章·····	駱賓基(一五一)

客人·····	荃麟（一六九）
磨·····	司馬文森（一九一）
在伊璜與吳六奇·····	孟超（一九九）
客地·····	葛琴（二二五）
花索琴·····	韓北屏（二四五）
夜戲·····	紺弩（二六五）
給卡特林娜·····	洪遼（二七九）
「捧血者」序詩·····	辛勞（三〇七）
奔騰的小河·····	麥奇（三一三）
嚴寒·····	伍禾（三一九）
兩條類·····	胡明樹（三二五）
寒嶺之夜·····	茅盾（三三三）

走險記·····	夏衍(三三七)
我的學生時代·····	郭沫若(三五五)
「熱城記」序·····	田漢(三六九)
季明四帝謚法考·····	柳詒(三八五)
談讀書·····	雲彬(三九一)
不能緘默·····	秦似(三九七)
一件紀念品·····	宜閑(四〇三)
越打越肥(缺)·····	歐陽予倩()
愛人類與人類愛(缺)·····	周鋼鳴()
後記·····	編者(四〇九)

原
书
空
白
页

論

文

原
书
空
白
页

論詩的諸問題

胡風

關於人與詩，關於第二義的詩人

××先生：

信收到了。它使我高興。這與其說是因為我底一點感想得到了你的信任，還不如說是因為你屬於詩的態度。「對於詩，這個莊嚴的命名，我從來沒有輕佻地去走近她。」你底這聲音，對於近來罩着瀟灑似的我底心情，有如一道陽光底訪問。我想，只有對於詩真正抱有莊嚴之感者才能說得這樣平易而又這樣真誠的。

像自有新文藝運動以來的經常現象一樣，近來詩之多，是使得許多人只好搖頭的。對這類不分青紅皂白的搖頭派我會經一再地表示過抗議，因為他們不懂得或者不重視變革時代的青年人底心情換置的狀態，而詩又恰好是發自作者對於現實人生的感受或追求。在這樣的時代，在這樣剝

轉發生而新生在望的時代，純真的青年人而不再有動於衷的悲喜，人世當不會有這樣反常的現象罷。悲喜動於衷而噤若寒蟬，不發而爲聲，這就是希勒特及其信徒們也不能夠使人真正運命的。

青年人天真地或者說本能地走向了詩，這正是人生戰鬥和藝術創造底發端，不足爲病；可怕的是，當事者忘記了他所走近的原只是這樣的發端，更可怕的是，許多人真如你所說的「輕佻地」走近了她甚至污辱了她。既然詩是作者被客觀世界所觸發的主觀情操底表現，那就無論是怨寒呢熱，投機失利或拍馬無門，凡有所感的喜怒哀怨不都可以發而爲詩麼？何況詩人這頭銜是這樣的繁榮，有生命的語言和像詩而其實是殭死的語言又不過差之毫厘，那又何樂而不爲呢？

但實際上真的詩何嘗如此。我不記得說「人生短促而藝術長生」這句話的是不是魔鬼，但即使是他，我們也能够把那話翻過來做成和字面相反的解釋：人生雖然是短促的，但如果是聖潔的人生，却是能够在藝術里面長生的。當然，只有這樣的人生才能够創造藝術，也只有這樣的藝術才能够長生。

所以，一個爲人類底自由幸福的戰鬥者，一個爲億萬生靈底災難的苦行者，一個善良的心靈底所有者，即令他自己沒有寫過一行字，我們也能够毫不躊躇地稱他爲詩人。有人說，魯迅底一生就是一首詩，我們決不能用修辭學上的一種什麼法來解釋這句話底意義。我以爲，在真實含義

上的聖者，在真實含義上的戰士，即使是在真實含義上的詩人也應該爲之低頭的。

但我們現在說的是詩，自然得限定在把人生寫成字的場合。那麼，在現實人生里面不能激發從歷史真理發源的愛憎，不能爲歷史真理也就是億萬生靈底命運底悲喜而悲喜，不能經驗到向未來獻身的感激，那你在人生里面能够汲取什麼，在詩里寫些什麼，又何從寫起呢？那些文字匠雖然能把文字玩弄得像變戲法者底運用手巾，那些說大話者雖然能把光明偉大的字眼連綴成像和烏們底經呢，但心里向着真理底光而感覺沒有麻痺的讀者，是只把他們底「詩」當作觀音土或鴉片烟的。

有志於做詩人者須得同時有志於做一個真正的人。無愧於是一個人的人，才有可能在人字上面加上「詩」這一個形容性的字。一個真正的詩人決不能有「輕佻地」走近詩的事情。

然而，世上儘有不少在實生活上不免拖泥帶水但却能寫出感人的詩的詩人，有一個朋友，也許是看這種詩人看得太多了，因而把詩人比做戲子。傑出的戲子，雖然大多數過的是不道德的腐爛生活，但在舞台上却能够入情入理地把善良的人物或忠勇的人物表演得淋漓盡致，他們是把戲當作人生而把實生活當作偶然的遊戲了。而詩人，儘管在實生活上不免惑於利慾，但在詩里却能够寫出亦真亦善的人生。但我看，即便果真如此，這也只能是片面性的真理。這樣的詩人，雖然

當走進創作過程的時候能够受一番洗禮，把在實生活里面被壓伏的或被擾亂的德性昇發出來，但他們底「亦真亦善的人生」底真與善一定要受着自實生活里面來的限制，頂多也只能算是第二義的詩人。世上最強之物莫過於人生，這並不是看輕了藝術而是把藝術提高到了極致，因為它原是以人生作靈魂的肉體，而它底存在所以是神聖的。那麼，一個詩人在人生祭壇上所保有的弱點或污點，即使他主觀上有着忠於藝術的心，但那些弱點或污點也要變為一種力量附着他底藝術道路上。這樣的詩人，無力上進者其命運可哀，無志上進者其居心可慮，但無論屬於那一面，他們雖然有時不免「輕佻地」對待生活，但幸而還不肯「輕佻地」走近詩，他們也還能寫出在某一程度上感人的作品者，那原因就在這里。那麼，依這一解釋，藝術能够和人生分離雖然可悲，但在真實含義上的藝術却正是堅決地否定這個分離，絕對地要求和人生道路的高度合致，這就不但不會替這第二義的詩人作辯護，反而更加能够給與我們勇氣的。我們不願意隨使用「詩人」這個稱呼，那原因就在這里。

但這樣說，我並不以為會把詩人看成了觀念上的存在。我們所要求者並不是一個具現歷史道理的完人，這樣就無異於把人生當作了一個靜止境界，而是在生活道路上的荊棘和罪惡里面有時閃爍、有時突圍、有時迂迴、有時游擊地不斷地前進，抱着為歷史真理獻身的心願再接再厲地同

前突進的精神戰士。這樣的精神戰士，即使不免有時被敵對力量所侵蝕所壓潰，但不，正因為他必然地有時被敵對力量所侵蝕所壓潰，但在這里面更能顯示他底作為詩人的光輝的生命。因而這就和無力或無心作決死的鬥爭的，隨遇而安的第二義的詩人有着本質上的區別了。

至於不但有時「輕佻」地對待人生，而且經常「輕佻」地走向藝術的詩人，以在藝術上的「輕佻」來獲取人生的「輕佻」的詩人，那就更是第二義的以下又以下了。

藝術第一呢？人生第一呢？這應該是早已不成問題了的問題，只有人生至上主義者才可能成為藝術至上主義者；但不幸的是，對於許多詩人，這還是一個常常被顛倒了的致命的問題，他們常常忘記了丟掉了人生就等於丟掉了藝術自己。

當然，如果以為這些話是為你而寫的，我只好算是狂妄，但因為是被你底真誠的心聲所引起，所以願用你底名字寫在紙上，接受你以及其他的友人們底指正。敬禮！。

一九四二，十月十七夜，於桂林之露詩齋。

關於題材，關於「技巧」，關於接受遺產

××兄：

月前曾覆短信，說對你底詩稿將寫一點感想。今夜秋雨連綿，窗外滴滴有聲，一些緊迫的工作都無心着手，那麼，就信筆所之地和你談談閒天罷。

但我的話毫無「捧」的意思。同時也就想到了那些文壇名流們所下的「捧得高也跌得慘」的罪案實在使我莫明其妙。我不知道你現在「跌」得怎樣「慘」法，但清清楚楚地記得我從來沒有把你「捧得高」過，而且根本「捧」都沒有「捧」。我不否認，四年多以前我發表過你底一首詩，但話一句也沒有說的。難道這就算「捧」麼？這就算「捧得高」麼？因而「××給胡風害了」的判決書也就下得有點魯莽。發表了一首詩就會害了那寫詩的人，這無異把我說成了一個巫師。

是的，我曾托過音樂家們替那首詩作曲，聽說洗星海先生就作成了幾節。就是現在，如果有音樂家願意，我是還敢提出這個願望的。但那並不是爲了「捧」你；我有我底微意，不過說來話

長，暫時擱下罷。其次，我和你通過一些信，內容雖然完全忘記了，但照我多年的習慣，自信決沒有「捧」你，或把你「捧得高」的事情的。對於名流們底高見只有一個解釋：他們不相信在實際鬥爭里面的青年有時會唱出一支真實的歌。也許他們還抱有這種哲學罷：一首詩被發表了就等於決定「那作者底終身地位」。不是麼，世界上不是有人以為有了一次「光榮」就可以終身享受？

但看你底詩稿，也並不能證實「你可以從他看到我和從前不同了」的你底確信。我還記得，那首詩以後，你陸續地寄來了不少，有的且是訂成了一厚本的，但我都沒有發表。那理由，在給你的信裏不會沒有提到罷。那些都是敘事詩，我相信題材都是你在戰地耳聞目見的，小民小兵們底英勇的故事。不過，儘管題材怎樣好，怎樣真有其事，像你有時來信所說的，但如果它沒有和作者底情緒融合，沒有在作者底情緒世界里面溶解，凝結，那你就既不能夠把握它，也不能夠表現它的。因為，在實生活上，對於客觀事物的理解和發現需要主觀精神的突擊；在詩的創造過程上，客觀事物只有通過主觀精神的燃點才能够使雜質成灰，使精英更亮，而凝成渾然的藝術生命。說敘事詩基本上也是抒情的，那原因就在這裏。這是藝術創造和市儈主義的分歧點，這是真詩和假詩的分歧點，詩就往往死在這個分歧點底被人漠視里面。

你底那些敘事詩，就是由於主觀情緒底貧乏而成了非詩的東西。當然，你是誠懇地肯定那些

故事的，所以能够提起筆來，但你底肯定只是止於理念上的肯定，並沒有達到和對象本身的情緒的交融，因而你底詩還是止於義務的地敘述出來的故事。你太相信題材本身了，以為既然題材本身那麼好，作者只要鑿敘述（！）的任務就儘够，但你忽略了，題材本身的最實生命不通過詩人底精神化合就無從把握也無從表現，更何況詩底生命還需要從對象（題材）和詩人主觀的結合而來的更高的昇華呢。

在詩人底態度上，沒有比「找題材」這句話更能表白詩人自己底非詩人的氣質，而在詩論上，以「題材」論詩的觀點常常會弄成機家忘記了老婆的笑話。

因而在你主觀上的必然結果是只顧竭力注意文字上的雕琢，但同時在客觀上的必然結果是你底文字沒有感覺，沒有生命。理念（對於題材的止於客觀分析的認識），如果沒有在詩人底精神世界里面發酵，蒸沸，那就無論在認識上或表現上都不能夠走進藝術的境界的。

看現在的這一首，依然沒有脫出這個界限，所以說不能證實你所說的「和從前不同」的確信。這也許是我底偏見，但我希望你回憶一下你創作時候的心境，也印證一下你底作品。——你投到這里雜誌的另一首我也看到了，幾位看到了它的詩人非常讚賞，但那文字上的匠心依然使我不快，雖然在這里作者底情緒隱隱地透出了一脈生機。